

序与说明

在提及“文学艺术”的时候，可能有不少人会把“文学”和“艺术”看做两个并列的名词，简称“文艺”。其实，文学也是一个艺术门类，而许多似乎理所当然公认为“文学”的作品，就概念而言又未必准确。殊举“诗词”为例，由于其中存在“押韵”和“平仄”等制约，必须做到符合一系列限定规则，这种技巧本身又是另外的艺术。所以说，诗词实际上是一种含有其他艺术成分的艺术，而并非单纯的文学艺术。至于象回文诗、离合诗等杂体诗种，其距离“纯文学”之遥，则更有甚者。一般诗词，不过表现在描景状物、言志抒情，此时诗人需要具备的东西，主要是语言知识和情感。但是那些“另类”诗种，有鉴其奇构妙想及独特思维方式，作者必须具有的素质，更多在于“智商”，而非“情商”。从这个意义上看，某些诗词与其说是文学艺术，莫如说是一种智力艺术。

当今有一个名词尤其时髦，叫做“信息”。这里就将本书诗集作品的名称，其中所包含的信息一一道来。“嵌字诗”乃属特殊诗种，其更接近于“智力艺术”的性质，当毋庸置疑。人们取名的随意性，使得人名的字域，远比物名的广泛丰富，相关词句也会更加生动有趣。嵌字诗预嵌的文字越多，其字数在诗中所占的比例，即“密度”越大，作品的难度势必水涨船高。“成套”的人名，至少具备一双，这自然避免了嵌字字数有嫌过少的现象。“成套人名”是客观存在的，不由作者自行拼凑取舍，因此撰诗定将倍加困难。以作者之秉性，素来尚“难”蔑“易”，这一切正是选取“成套人名”用为创作素材的缘故。

依本作者之见，鉴于中国文字的特殊结构，能够造就一种

赏心悦目的“形式美”，诚为任何外国拼音文字所望尘莫及。从一个角度看，中国的所谓“新体诗”，不过是一些“韵律散文”，无以称“诗”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一种艺术如果自暴自弃，丢掉本身独树一帜的最宝贵的东西，反而去趋同那些原来只是对你望洋兴叹，却又莫可奈何者，则无论怎么努力，也不可能达到可意的程度。这种本末倒置，就好像孔雀拔去锦绣长羽混入鸡群，此时欲展示美丽，纵然浑身解数使尽，必将失却昔日开屏惊艳的光彩。

真正的诗，也就是如今称谓的“旧体诗”，则区分“非格律”与“格律”两种。前者只须押韵即可，而后者不仅“押韵”，还得满足“平仄”要求，尤其律诗的当中两联尚须对仗，故此作诗后者远较前者更难。本书嵌字诗全部采用“格律诗”，不折不扣地遵守格律准则，绝无姑息。这就好比速度竞技中的“障碍赛跑”，每遇到任何一处阻挡，决不回避或降低难度；而只有这样，才能充分展现竞赛者的真正实力。

凡有游戏，必立规则。一项体育运动，良好的规则能使比赛既保证难度，又进行得更为公平合理，更具有观赏性和艺术性。同样，诗词歌赋亦莫不如此。对于“人名嵌字诗”，作者恪守这样的“限定规则”，即：一个人名中的原顺序两个或两个以上字，不允许在诗中用作“句词”，或形成“主谓”、“动宾”结构。比如“孙二娘”，不能说“二娘…”，或“…二娘”，这是把“二娘”直接用做了“句词”；“李香君”不能说“…桃李香”，这是使“李香”形成了“主谓结构”；“戴爱莲”不能说“…爱莲”，这是使“爱莲”形成了“动宾结构”。倘若允许上述现象存在，那么“嵌字诗”岂不变成了“嵌名诗”？其实质就是减少嵌字的“有效字数”，从而造成难度大打折扣。这种降格的作品，难免令人感觉寡味，故为作者所不屑取。

为避免少数可能产生的误会，兹举两个实例加以补充说明。一如，“子孙中国情”（涉嵌“孙中山”）。该句“孙中”两字既非“句词”，亦非“主谓”、“动宾”结构，所以没有违反规则。另如，“伯姑居正堂”（涉嵌“张居正”）。该句中“居正”当然不是“句词”，而“居正堂”的谓语动词是“居”，真正的“宾语”是“堂”，“正”仅作为“堂”的修饰词；此时虽有“擦边球”之嫌，却并未悖离指定规则。这类如“格律规则”中允许存在“半拗句”，或第一、二句可以使用“邻韵”的情况一样，能够避免最好，不可避免亦无大碍。

需要提醒一下读者，“嵌字诗”与“咏诗”不是一回事。本书的“人名题材”，并不区分所谓“正面”、“反面”人物；而所撰嵌字诗的诗意概与本人无涉，虽然偶见貌似相关者，则非为巧合，即为文字释义孤狭甚至“无义”之故，不得不如是耳，却非作者刻意所为。本书作品，并不忌讳称作“玩弄”语言文字，就其实质而言，是一种“炫技性”的、“纯粹艺术”的东西。

嵌字诗的宗旨在于，第一“文字”，第二“语义”，将规定文字植壤于诗句当中，是为其首要目的。每一种艺术各有其特定的评判标准，例如楹联，即对“对子”，首先必须满足句对的各项要求，包括词义、词性等，有时甚至连文字的“偏旁”也必须对应。喜剧有喜剧的演法，悲剧有悲剧的演法，而观众的欣赏尺度自然迥异。鉴于“成套人名嵌字诗”作品的极端特殊性与难度，犹如披戴着镣铐表演跳舞，当莫尽以普通诗词的标准进行评估衡量，正如不能要求镶嵌画具有油画的色彩效果，跨栏赛跑达到普通赛跑同样的速度，否则将显然有悖常理，而失之公平。

但凡文学艺术，都存在一个关于“雅俗”的问题。文艺作品追求“晦涩古奥”与追求“通俗易懂”，两者间孰优孰劣，

向来是见仁见智，未可断论。但是一般来说，“雅”总比“俗”更难，举如声乐中的美声唱法与通俗唱法，其难度绝不可相提并论。然而对于“嵌字诗”，事实却并非如此，更多的情况是，诗句越通俗易懂，“嵌字”就越难安插。此个中道理，不知读者诸君能否体会得到？

本书诗集总体划分“综合类”和“夫妻情侣专辑”两大类，“综合类”又包括“文学艺术界”、“体育界”、“政治军事界”、“杂项”以及“一家人”五个分项。“一家人”的取材，是作者社会生活中一些直接或间接的亲朋熟人，其中既有平头百姓，亦不乏贤能俊彦者。除此其他，均为古今中外的大小各方“名人”。中国古人称谓，多有代以字号、身份者；外国人的姓名顺序和译音，亦不寡相异者。本书采取人名，原则上是，中国古人以真名为主，少数情况有按人们习惯称谓，例如“王昭君”、“唐伯虎、秋香”等；外国人则遵照最通常称法。在“体育界”中，有个别夫妻搭档，没有重复列入“夫妻情侣专辑”。夫妻情侣的人名次序，并未完全依照习俗先男后女排列，而多以名气较大者，或作者较熟悉者居前；另有一些两者皆陌生，直接照搬别人提供给作者的名单原班顺序，未予变动。此外，夫妻情侣间尤其在当今，颇具离异、别散者，其中有些作者知道，本来可以附加标注，但问题是另有其他，作者却无从得知，这样也就只好一律免去说明，就当全部看做是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状态亦罢。

在此有必要阐明两点：其一是，作者采拾进作品中的人名，并不能显示作者对该人的欣赏程度如何。比如港台的影视歌坛一拨“明星”，向为作者所不屑顾，而在本诗集里出现，不过素材之缺求也。其二是，作品诗文语义并不能代表作者本人的思想观念如何。比如刘邦其人，读本书诗句，文辞间不乏褒嘉意义，而在史书评价上，此君则多贬称小人耳。何以

为之者，无非嵌字诗撰句所需要也。

诗词作品附带注释的现象，虽然屡见不鲜，但是怎样可以做到适当，却并非易事。注释需要添加多少，应取决于读者的文化水平，一条注释，可能对于有些人十分必要，而对于另一些人则纯属多余。这就使得作者面临两难境地，既希望每一首诗句读者都能够看懂，又担心过多的注释会成为累赘。综合考虑利弊因素，关于注释问题，作者决定采取如下原则：凡是《现代汉语词典》中列有释义的字词，一概不加注释；凡是作者认为属于“一般常识”，或根据上下文可以自然理会的内容，以少加注释为宜。至于如此是否已臻恰到好处，亦未可知也。另外，为求版面简洁，每一套人名前的“嵌”字均予省略；在同一分项内，不同诗首中的相同注释，恕不重复，仅指明前面注释过的序号，俾便读者参阅。

本书诗集作品的用韵，依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诗韵新编》。该书典保留了几乎所有古代“入声”字，而“非入声”字，则基本按照现代汉语的读音，亦有少数平仄两选者。其既有别于文字读音与现代汉语差距较大的古韵“平水韵”，又不同于文字读音完全按照现代汉语的新韵“中华新韵”。这种诗韵的好处当在，既不失“古风”，又带有“新意”，两味皆具，因此不妨将其称作“新古韵”，是以作者所乐取也。

本诗集成书，乃所谓非正规出版，迨抛头之际，或遇围观者众，面面相觑。知君欲言，凡事名利双收者最美，两得其一者次之；而诗书既利之无谈，则名之尚期一图；今野书一部，未许亮市上架，尚宁此不亦乐乎哉？非无憾也，盖世道奈何，纵存疑惑，莫须诘矣。有鉴在，但合理者，纵力所难及，亦心悦诚服；但悖理者，虽举手可达，必不甘为也。

尝闻某邦变革，三旬有年，迄今百业中兴，经济复苏不虚。

惜高歌猛进之时，且不乏固步自封，顽昔循旧者哽喉。若就“垄断”事例，某些企业堪倚豪取财富巨益，或情有谅解，而出版业本非大利可图，又胡以如是者焉？知猜其故也。然奉谏此虑不除，终将难成正果矣。君不见，凡贪官污吏比比皆是，举不胜数，盖有此沃壤，岂无繁生之理哉？始而闻君痛欲铲除者，其诚也疑乎？其果也信乎？每道“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”，恐非有例外者邪？

当今世风日下，物欲横流，经济与文化背道而驰，愈行愈远。古曰：君子趋义，小人趋利；时人对物质实利的追求，对精神荣誉的漠视，以至达到令人不齿的地步。忍睹滚滚财源潮倾一帮所谓“明星”口袋，更有各方媒体，对此类绝非文化精英，终不过哗众取宠、浮庸浅薄流辈，情有独钟，大加渲染，极尽阿谀吹捧之能事，从而给日渐形成“低俗者富贵，高雅者贫贱”的荒唐现象推波助澜。殊不知，假如外星人来访，能否理解这种怪异的“地球文明”？敬叹有识者平淡自若，贫富不计，但忧九州文化式微，繁荣指日莫待矣。近闻“发扬传统文化，创建精神文明”，鼓号频奏，如雷贯耳，唯口风之大，行为之小，终未见甘霖泻地尔。有道是，“书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阶梯”。盖书乃古今之首要文化载体，衡量一个国家文化程度的显著标志，莫过于出书之多寡也。

夏风扑面，林阴道阳，约闻歌声何方？遥观茅亭坐君，把盏执扇，笑摇唱曰：炎炎似火烧，汗洒禾土焦。猛然抬头，好个“书号”炽烈！悲悯农夫担粮供市，非但得不到点滴优惠，反却面临一柄硕大“宰刀”拦截。米面价廉，买路钱贵，恐必羞囊难解，莫不见而退避三舍者焉？呜呼，书号苛政，猛于虎也！

杨左平于2009年7月初